

盛世狂歌


合欢教主·著

卷九

刺桐港

一日踏千山，千山我独行，多情刃饮血，烈焰驹惊风。多情刃的出现，勾起了江湖中所有成名人士的一段心结，那不止要靠忏悔，还要靠鲜血洗清。

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倾情写序，武侠奇才，狂歌一曲，笑红尘。盛世不得势，我意不当绝。

武侠馆 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Carnival in peace and revolting in the darkness.

盛世狂歌

卷九 刺桐港

合欢教主·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狂歌. 第9卷, 刺桐港 / 合欢教主著. ——北京: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3.4
ISBN 978-7-304-05894-4

I. ①盛… II. ①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1408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盛世狂歌卷九: 刺桐港

Shengshikuangge Juanjiu Citonggang
合欢教主 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 侯 洁

版式设计: 周 洋

责任编辑: 陈玉玲

责任印制: 林鸿雁

印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印数: 1~5000册

版本: 2013年4月第1版

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11.125

字数: 178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5894-4

定价: 35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录

- 七十五 青行灯 / 1
- 七十六 黄泉国 / 29
- 七十七 盘龙棍 / 59
- 七十八 挽荆州 / 89
- 七十九 将忘情 / 119
- 八十 剑气近 / 147
- 八十一 刺桐港 / 177
- 八十二 恶之花 / 205
- 八十三 琉璃刃 / 233
- 八十四 村正刀 / 265
- 八十五 相思令 / 295
- 八十六 望春风 / 325

青行灯



七十五

青行灯

日暮时分，荆州城小东门外，行人稀疏。

官道边一株十丈高的梧桐树，叶子凋零，露出光秃秃的青绿干枝，上绕寒鸦，啁啾不停。道边衰败的枯草、泥泞的田埂，和着垂暮的斜阳光晕，将古城浸在一幅混沌冷清的画卷中央。

梧桐树下停着一顶宝蓝小轿，轿子里传出一个脆生生、火辣辣的声音，刹那撕破了这画卷：“板马日的，怎么还不回来！”轿帘一挑，一个麻布衣衫的年轻公子摇着折扇，大刺刺走了出来。他身材不高，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得有些吓人，嘴唇细细薄薄长长，笑的时候春暖花开，

怒的时候朔风肃杀，此人正是丐帮武昌分舵舵主的独生女金小七。

话音未落，树下打歇的两个轿夫立刻凑了过来，一个说“金爷莫生气”，一个说“老大，咱们先进城，抢他个头功吧”。金小七还没张嘴，头顶便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：“谁在说小爷坏话！”

树上“摊”着一个年轻男子，一张脸脏兮兮瞧不清眉目，两条腿、一只手攀着三条枝丫，唯一空闲的右手中握着一条红线绳镖，随着说话声甩来甩去。

除了那有身份有地位的小叫花姜小白，还能是谁？

那日隆中辞别任逍遥与冷无言后，姜小白便带着普祥真人的亲笔书信，与威雷堡大弟子郑振飞、陆家庄少主陆志杰赶到丐帮武昌分舵，商议铲除荆州倭寇、救回帮主袁池明之事。威雷堡则依计关押蜜珀，也就是假冒的李沛渝。华山派自觉对不住威雷堡，便派云鸿笑和文素晖相助。一行五人见了武昌分舵舵主金松，将冷无言的提议说了，只是略去了要姜小白做帮主这一环。金松虽然信得过普祥真人，也信得过威雷堡、陆家庄和华山派，奈何他不肯挑这大梁，只派人联络丐帮四大长老，请他们决断。待四大长老赶到武昌，月余工夫已过。众人又是一番权衡，

才商定联络丐帮各分舵舵主，散出假消息说丐帮要在武昌分舵商议新帮主人选。如此一来，荆州分舵舵主“李沛渝”便不得不过来。不但要来，还要带着在荆州养伤的程洛、卢允、常肃昭三人一起来。只要他们踏上武昌地界，丐帮就能不着痕迹地将其拿下，再逼倭寇释放袁池明。若“李沛渝”不来，丐帮便有理由前去荆州问责。

对丐帮来说，这是保全颜面、大事化小的最好选择。因为这几个月来，新即位的宣德皇帝对江湖中事态度冷淡，勇武堂放出风来，九大派协理江湖，不可生事。丐帮身为天下第一大帮，虽不是朝廷敕封的武林正统，也须时刻小心，否则弄成长江水帮那般，处处遭官府弹压便不妙了。再者，冷无言亦希望这件事以丐帮内务的名义解决。是以众人都在武昌安顿下来，等着远在大江南北的其余十位分舵舵主。

可姜小白无法等下去。

倭寇不会伤害袁池明，不会伤害他的三位师兄，却有八九会伤害沈璐晴。想到她圆圆的脸和圆圆的眼睛，姜小白就恨不得拿绳镖吊死自己！所以他忍了不到一个月，便偷偷溜出武昌，直奔荆州，不想半路遇到了金小七、郑振飞、陆志杰、云鸿笑和文素晖五人。姜小白什么也不

说，只深深一躬，又打趣说：“原来金爷也像小爷一样仗义。”

他与金小七本不熟，从前几次丐帮大会，他都只顾和师兄弟们喝酒，心里又全是云翠翠，哪里能注意到一个脏兮兮的女叫花。不想月余相处，发觉这丫头的脾气颇对胃口。当下六人分作三路，郑振飞和陆志杰一路，金小七和姜小白一路，云鸿笑和文素晖一路，各自进城，夜半再于关帝庙碰面。

姜小白一路走来，只觉越近荆州，越显荒凉，心中不禁疑惑起来。世人皆知，荆州乃湖广西南第一重镇，据守长江，四通八达，繁盛不逊武昌，否则丐帮也不会一省分两舵。但姜小白等人眼前的荆州却荒凉得出奇：官道上大半日碰不到一个人不说，城外田地看样子也多年没有耕种过，周边更不见一个农家。姜小白深知倭寇狠辣，便要众人停下，自己先去城内探探情况，此刻鸦雀不闻地回来，直将树下三人吓了一跳。金小七暗服他的轻功，却撇嘴道：“你搞么斯克，拖这么久不进城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伸了伸胳膊腿。

为了隐藏行迹，金小七和姜小白都改了装束。她扮作读书人家的公子，姜小白扮作小厮。她本是穿乞丐服穿惯

了的，乍一换上整整齐齐的衣衫，只觉浑身生了毛刺一样难受，直把衣服揉皱了些，才招了招手，道：“快走吧，太阳下去了。”两个手下应了一声，抬起空轿子跟在金小七身后。

姜小白苦笑一下，又鬼使神差地望了那株梧桐树一眼。

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这树有些不祥。

梧桐树长长的阴影逶迤拖在地上，像长长的黑色披风，扫过一切，再与夕阳的最后一丝喘息同时消失，大地随即被夜色淹没。

荆州自古便是荆楚之心，即使世道不济时，这颗心也鲜活跳动。然而此刻却是家家闭门，户户上板，便是关帝庙前那条最繁华的得胜街，也不见一盏灯火、半个人影，偌大的荆州城竟像坟墓一般。金小七腹中饥饿，连敲了数家客栈酒店的门，都无回应，揉着鼻子道：“这鬼地方，连声狗叫都没有，还说么斯繁盛哩，比我们武昌差远了。”

姜小白正色道：“俗话说，一只狗叫为了影，一百只狗叫为了声……”说着忽地鼓起腮，“汪汪”叫了两声。

金小七扑哧一声笑了，可四下仍是无声。她板起脸道：“冒得狗叫，这下掉底子了吧？”话音刚落，就听前面街巷中传来一声怒喝，紧接着“扑通”一声，再无声息。四人脸色一变，姜小白已冲了过去。

阴暗的巷子里仰面倒着一个男人，人事不知，身上只披了件外套，一双腿光溜溜、大刺刺地露在外面，能看的不能看的一目了然。金小七红了脸，骂道：“呸！铁老刘，小洪山，你们两个，还不快弄醒他！”

铁老刘是根老油条，一脸胡子，换了一身新衣服令他十分不自在，皱着眉不说话。小洪山是洪山码头混大的乞丐，倒是喜欢穿新衣，张牙舞爪地笑道：“呀，金爷知道臊哩！”

金小七跺脚道：“粑粑掉到锅里头，炒屎个杂！”

铁老刘和小洪山不再多说，脱了外套，将这人裹好，又取了水给他灌下去。男人睁开眼睛，喊了句“救命”。金小七立刻跳过来，啪啪给了他两个大耳光，骂道：“个婊子养滴，大晚上穿成这鬼样还老着脸喊救命，遇上女采花贼了不成？”

这人瑟缩着道：“不是，不是女贼。”

“我看也不像女贼。”姜小白哈哈一笑，“你们荆州

就像个鬼城，八成是碰上女鬼哩。”

这人黯然不语，半晌才道：“的确，闹了几年，许多人家都搬走了。”

姜小白一把拎起他的衣领：“那你半夜出来干什么？莫非你是鬼？要么就是贼？”

金小七立时拔出刀来，抵着他后心道：“说撒，是不是贼？”

小洪山打趣道：“金爷莫问，准是！我看直接丢衙门里克。”

谁知这人听着“衙门”二字，凛然道：“几位若有本事，最好将在下丢到圣上面前去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金小七三人一愣，不明白他什么意思。正在这时，巷子口突然传来一声幽幽的笑，接着是哒哒哒的木屐声。

男子颤声道：“青……青……青行灯！”

几人循声望去，就见巷口袅袅移过一盏蓝色灯纸糊成的灯笼，烛光透过蓝纸，幻成一团诡谲的青色。灯光后，一个女子的身影凸显出来，仿佛被风送来一般。

这女子穿了一身几乎透明的白纱裙，长发乌黑，酥胸雪白，蓓蕾娇艳，一双笔直长腿若隐若现，饶是深冬，也看得人血脉贲张，汗水淋漓。金小七见身边几人眼睛发

直，破口骂道：“板马日的，你们一个个没出息的，有什么好看！”又转头对那女子道，“喂，个婊子养滴，也不怕冻、冻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气势已弱了下去。

这女子脸上竟没有眼睛！

两个血洞，血已干涸，凝成黑色。那呜呜声竟不是笑，竟是风吹过空荡荡的眼洞所发。

“妈——”金小七尖叫一声，袖口一紧，已被姜小白拉到身后。姜小白握紧绳镖，沉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白衣女子不答，青灯逼近，冷香扑鼻。

这香气不是花香果香，更非檀麝，而是一股令人心寒的味道，闻着时，全身都已僵了。姜小白见金小七等人神情恍惚，跌坐在地，暗叫不好，连忙屏住呼吸，抱元守一，靠着墙壁滑坐下来。

他任督二脉早通，又经普祥真人传授了六式洗髓金经，此刻伤虽未愈，但凭一口丹田气屏息不动，倒要看看这女人什么来路。

谁知白衣女子径自走过，青灯渐行渐远，仿佛没看到他们一般，想来定是以为姜小白也被迷香摄住。就在此时，城门口忽地火光闪动，十余个白衣女子列成两队，伴

着哒哒哒的木屐声鱼贯而来。她们都是十八九岁年纪，长发盘起，用木梳别住，身上穿着素色窄袖长裙，扎着两掌宽的腰带，末梢在腰后扎成一个鼓形，手中提着一盏精致小巧的竹藤花灯，灯光柔白，将街上黑暗冷寂的氛围一扫而光，再加上细细碎碎的脚步，娇小玲珑的身材，和着滴滴答答的屐履声，分外惹人怜爱。

但姜小白心中半点怜爱也无。

因为她们这身装束，明明白白是东瀛人！

姜小白心口像挨了一顿老拳，几乎要头撞南墙。

他原憋着一口恶气，要跟倭寇打个痛快，谁知倭寇里竟也有这样娇滴滴的少女。

少女们身后，是两个高大的昆仑奴，抬着一张藤萝纱帐木床，帐内传出一声声清脆的金铃声。再往后是八个昆仑奴，牵着八匹马，每匹马都驮着两只巨大的木箱。姜小白仔细观察马蹄，发觉那些都是空箱子。正在这时，另一条街上突然传来“锵”的一声大震，一个声音厉喝道：“倭寇看剑！”

是云鸿笑！

姜小白一惊，眼前队伍却毫不慌乱。一名侍女转身道：“舞神大人，出了点麻烦。”藤萝纱帐掀开一角，一

只皓腕探出，帐内一个女子的声音淡淡道：“绕路。”

语声柔媚如水，居然有几分云翠翠的品格。姜小白心中一荡，又有几分疑惑：怎么倭寇说起汉话来如此流利？

待他们走远，姜小白将金小七等人藏好，飞身往云鸿笑那边掠去，远远就见一片青绿光影，十余个提着青灯、披着半透明白纱裙的女子将云鸿笑围在当中。一边的文素晖昏迷不醒，云鸿笑剑上有血，身上看似无恙。姜小白脑中灵光一闪，高声道：“舞神大人有令，绕路！”趁众女一怔的工夫，他跃下屋檐，手指拨动，绳镖飞出，“噗噗”数声，青灯尽数被灭，四下一片黑暗。

云鸿笑听声辨位，与他背向而立，护住文素晖，道：“郑大哥和陆公子已被她们擒去。金姑娘呢？”

“还好还好。”说话间“嗤”的一声，一盏青灯亮了起来。姜小白不由分说，绳镖飞出，“噗”的一声打灭灯笼。“灯里有迷药，不能让她点灯。”

云鸿笑点头，剑锋一吐，“嗤”的一声，也打灭一盏青灯。两人手下不停，青灯顺次熄灭，相持了半盏茶工夫，黑暗中突然响起窸窣窸窣的脚步声，伴着啾啾吱吱的怪笑，二三十双青色灯笼由远及近，疾行而来。细看时，竟不是灯笼，而是一双双眼睛。这些青色眼睛的人有男有

女，衣衫褴褛，披头散发，面目狰狞，身上散发出阵阵恶臭，眼中透着青灯一样诡谲的光，叫人看了头皮发麻。远处屋顶亮起一盏青灯，缓缓转动，似乎在画一个圆。怪人吱吱叫着扑过来。

姜小白皱了皱鼻子，啐道：“呸！居然还有比小爷我更臭的，贼窝里的都来了，小爷就他妈杀个痛快。”

云鸿笑忆起汤口镇被紫幢菊刀化为妖尸的百姓，脑中嗡的一下，喊道：“杀不得！”

姜小白绳镖三振，击退一轮攻击，吼道：“什么杀不得？”

云鸿笑心知一句半句解释不清，索性长剑一摆，道：“擒贼先擒王。”

姜小白一想也对，纵身一跃，绳镖暴涨，直奔远处那盏青灯飞去。青灯略略一侧，灯后一个女子长袖一抬，不知什么东西与红绳纠缠在一起。姜小白见是一根白丝线，心中冷笑，手指轻弹，绳镖甩出一个小弧，脱开白光，姜小白默念九五天方阵灵字诀，红丝漫卷，潮水般向青灯扑去。

真武荡魔剑阵都困不住姜小白，何况是一根白丝线。

谁知丝线啪的一声脆响，抖得笔直，当空砸来。风声